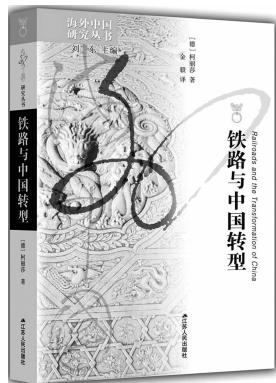


# 铁路为何那么晚进入中国

2023年4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  
柯丽莎

铁路之于人类社会的交通、人类历史的进程，是一巨大飞跃。当然，它也是工业化的产物与硕果。设若没有蒸汽机的发明，怎会催生铁路的迅猛崛起？但，作为交通工具进入中国的铁路，却遭遇了非比寻常的艰难曲折。这一曲折不易，已经被多人研究，而一德国女学者的研究与解读，可谓别具只眼，给人启迪，这就是柯丽莎的《铁路与中国转型》。

鲁迅说，天下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秦始皇翦除六国，一通天下，修筑构建万里长城的同时，也注重修路以经略四方，他当然是着眼于统治天下，这就有了直道、驰道、金堤等，不无国家战略层面的深邃考量。隋炀帝疏浚沟通大运河，是水路交通，是漕运南北，自然也是政治上的思虑，他大概没有平衡好治国理政的各种关系，很快就一败涂地，死在江都，替他人作嫁衣裳，为李唐强盛奠定基础。宋元以来，行政区划，多说路、行省，延续到今。朱元璋开创朱明，朱家子孙还是北筑长城，防御外患，落伍于时代潮流，最终败于满洲铁骑的入关南下，历史就此改写。

如今，有人提出，中国近代史不是始于鸦片战争，而更应往前延伸到元明之际，这自然是一家之言。而不争的事实是，天下已经大变，不要说康熙、雍正，就是乾隆，也没有预见、观察到这一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历史巨变，还是以天朝上国自居而洋洋得意、盲目自信。鸦片战争爆发，林则徐是聪明练

达的能员干吏，而他对西方的认知也很有限，还以为英国人的膝盖无法弯曲。坚船利炮，轰鸣而至。各种条约，纷至沓来。如何应对西方？怎样动员人力？何以实现富国强兵？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中法战争也好，左宗棠抬棺西征也罢，沙俄染指东北处心积虑的就是以修铁路来满足其狼子野心，更有甲午之战，刘坤一、吴大澂等人在山海关内外的焦头烂额，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面对日军自旅顺、鸭绿江的长驱直入，日俄战争在中国上演的荒唐离谱。凡此种种，再争论铁路建设的有无，再喋喋不休铁路修筑是否会影响祖先风水，再计较外国资本的介入会否动摇国本，就实在是太过冥顽不灵、太过一叶障目了。现实比人强，正是在这样的前后大时代背景之下，张之洞离开岭南广州，沿水路北上，经上海到达湖北武汉，南北联动，修筑芦汉铁路，这一修，真是一波三折，坎坷不断。昔贤整顿乾坤，缔造都从江汉起；今日交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柯丽莎在美国的一家图书馆内看到的是关于沪甬杭、南粤、津浦这三段铁路修筑运营的有关资料，她细读之后，大受启发，兴趣顿生，尔后是她由此而步步深入，细究此后铁路建设在中国的跌宕起伏。需要指出的是，在进入民国之前，也就是说，在1912年之前，中国的铁路建设已经披荆斩棘，有了一定基础。当然，大清垮台的导火索，也与修路有关。这里的路，不是秦始皇的驰道，不是隋炀帝的水路，而是如今的铁路。

进入民国，孙中山曾有满腔热血，就任铁路督办，却很快就明白，他的设想难以实现。一战前夕，欧洲铁路建设突飞猛进，这是因为战争的阴云笼罩。一战之后，二战之前，中国的铁路怎样推进，这一轨道交通如何管理？民众的时间观念、出行习惯如何调整？京沪线、陇海线、京广线，纵横中国大地，有战争的纷争，有军阀的袭扰，有地方势力的较量，有铁路沿线的各种利益的纠葛，柯丽莎都注意到了，也都尽其所能，一一梳理，一一解读。柯丽莎的研究，以制度和机构切入，围绕人的能动性，以津浦铁路为主线，利用大量的原始档案，就铁路的技

术、管理、市场贸易、人口迁移等，探究中国近代铁路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近代的深远影响。柯丽莎借助于铁路这一视角，考察百余年来中国的发展和转型，探讨铁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中国的具体国情、纷纭人事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作为科层系统和经济系统的铁路这一新生事物。

柯丽莎在书中反复使用“机构”这一概念，她从铁路机构的组织运作出发，解读与之相关的技术、管理、市场、观念、政治、战争等问题，构建出关于中国铁路的综合性叙事。通过这一梳理，她也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断裂与延续、本土与外来、精英与民众等宏大议题展开深入而非浮泛的讨论。她谦逊地说，自己的研究不是中国近百年的铁路史，不是整体性的描述，只是在局部点面上的勾勒，她遗憾于没有涉及满铁，没有涉及更为宏观的铁路领域，大概也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就铁路在中国的艰难转型中的巨大作用，她更注意的是铁路本身的规划运营、科层管理，铁路内在的沟通磨合、自成一体。

1949年以后的铁路建设与管理，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此书的翻译者金毅来自巴蜀，他对大西南的铁路建设因自己的出川求学而有着格外的感知。伴随着路轨的不断延伸，铁路建设与管理的更新迭代，柯丽莎探幽发微深入寻访到了当年的铁路工人、铁路的管理人员，留下口述史料，也留下特定年代的时代痕迹。柯丽莎还注意到了王晓华等人所撰写的《艰难延伸的民国铁路》，征引文献，审慎精当。柯丽莎就新中国成立后徐州铁路局、郑州铁路局的运作状况也都有一定的涉猎，读来让人兴致盎然。

铁路不同于水路的交通运输，一些城市的衰落源于水运的没落，铁路也不同于高速公路的交通运输，自然也有别于航空运输，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它都有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在，而伴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高铁时代不速而至，说铁路又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给人类带来色彩斑斓的故事传奇，也并非言过其实。

## 让梦燃尽所有夜晚

□王振羽

夏丽柠

中信出版集团  
李唐  
《上京》

李唐的《上京》写的是一个杀手的故事。所谓“上京”，就是到京城去。

杀手梦生，执行任务时化名孟衡，后来在马戏团里扮小丑，隐姓瞒名躲避追杀时，诨名“哈哈镜”。

梦生是直隶、天津一带的人，父亲是同治年举人，辞官后做起棉商。他生于1889年，“上京”的那年是1918年，与徐世昌当上大总统是同一年。

庚子年，梦生父母死于一场大火。孤儿梦生被刺客集团“燕社”社首收留抚养，梦生感恩戴德，成了社团里最厉害的杀手，“弹无虚发，从不失手”。一个宦官子弟，沦为杀手。

可父母的死，却在梦生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惧。这种恐惧时常出现在梦生身上，无边无际的大火，有把一切都烧为灰烬的破坏力，梦至极致，虚岁30的年轻杀手还会无法控制地失禁。李唐只此一笔，便起到“画龙点睛”之用，杀手绝非强大而不可攻破的。

刺客是人类历史中的古老职业，到了现代才称“杀手”。中华民族历史的刺客，赫赫有名。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可以讲一段“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图穷匕见”的成语，耳熟能详。

有人说，唐朝诗人李白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刻画的是侠客形象，但用在古代刺客身上，同样精妙绝伦，刺客的起源就是游侠。

虽然梦生被形容为极厉害的杀手，但真的执行刺杀任务，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个“笨拙”的，屡次失手的倒霉杀手。

说起梦生的“倒霉”，是极具戏剧化的。先是在山内丰成居住的胡同大宅内，错失了举枪的良机。第二次在电影院里，因有“宗社党”人的保护，又刺杀未果。之后，枪丢了，寄居的旅社又着了火，逃命时还把仅有的行李箱丢在了观音阁。后来，枪找到了，却在失火时烧毁了。

最落魄时，梦生当了父亲留下的褡裢表，与一群下九流挤住在鸡毛店里。此时的梦生，梦见自己杀死了父亲。确切地说，在潜意识里，他认为自己与那些闯入家中放火的恶人，没有区别。正是因为不断地失败，才令梦生对自己的刺客信仰有所怀疑：难道刺客真的可以除了夺人性命，什么都不管吗？

报馆编辑双寒冰在小说里的对话，击中了梦生，“你如何断定自己代表的就是正义呢？你认为有判别善恶之权，却可能是一种更大的恶。”

通过与革命党人双寒冰的接触，梦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都发生了动摇，彻底摧毁了梦生的多年信仰。在国家兴亡之即，袖手旁观的，都是罪人。

最终，山内丰成还是死了，但不是梦生杀的。

如果一个人的心里住着魔鬼，不需要别人动手，他自会灭亡。

李唐是北京人，住劲松一带，他对北京的情感，从字里行间读得出来。

在本书里，对旧京风物与世情的描写，堪称一绝，不输那些身临其境的老作家。倘若抛开故事情节，这本书完全可以当成一部优秀的城市历史散文来读。

“梦生脑子里转动着各种念头，跟在慢吞吞的驼队屁股后面，绕过灰扑扑的箭楼，朝瓮城偏门走去。”

小说伊始，这样的句子就吸引了读者。不由让人想起林海音《城南旧事》的第一章。

如果梦生跟着的驼队一直不停地走，大概就能走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胡同里，走到英子小朋友的家门口了。这种历史延绵带来的内心柔软，阅读中，愈发让人舒坦，也将书中刺客光血影的冷硬冲淡了些。

李唐的书写，唤醒了我们内心的市井温柔。

像梦生一样，我们都是世间的小小尘埃，做不了热烈的大事。但我们可以，在暮色降临之后，听从内心的召唤，让梦燃尽所有夜晚。

# 复盘未解的迷案

2023年4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日]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NHK电视台成立采访组，采访了300余名相关人员，最大程度上还原了该案的来龙去脉，尤其对当年未能破获该案进行了认真反思。

从这次复盘情况来看，当年警方至少有两次机会可能逮住嫌疑人“狐狸眼男”，结果却失之交臂。之所以会两次错失机会，主要是所谓的疑犯并未按照警方想象的那样去取回约定的赎金。对于绑架勒索案，抓现行被警方认为是破案的关键。事后有人认为当时应先抓后审，总能问出个明白。也有人认为如果嫌犯不承认将会竹篮打水一场空，至而鸡飞蛋打。

警方与嫌犯的“交往”较为频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警方共收到嫌犯勒索录音和挑战书140多次，也找到了嫌犯抢来后遗弃的车辆，甚至采集到极可能为嫌犯投毒的视频，但也仅此而已。

嫌犯自称“怪人二十面相”——“怪人二十面相”是日本推理小说作家江户川乱步为其一系列少年推理读物所创造的反派角色。“小说中的怪人二十面相是个化装高手，可以随心所欲地易容变装。他胆大心细，总是用高明的手段窃取艺术品，往往在作案前先写信警告物主，宣布将要下手的时间。”后有专家借助先进技术手段，对录音进行分析后推测作案人员中有未成年人，不知这与嫌犯自称的“怪人二十面相”有无联系。

作为对一个未破案件的复盘，反思原因是无法绕开的主题。在接受采访、曾参与该案的警员看来，当年警方虽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各地警局在协同破案特别

是信息共享方面还是打着各自的小九九，“各据山头，互相隐瞒证据”；办案过程中，存在大地方瞧不起小地方的“地域歧视现象”；保密工作也存在很多不足，办案内容的泄露，常令警方倍感棘手；本案自始至终未见采集指纹这样的唯一性信息，录音录像虽然资料较多，但当时技术极其落后，进一步甄别分析举步维艰。“录制组委托专家用最新技术重新分析勒索电话录音，得出了全新的犯罪侧写结果，颠覆了多年来警方和大众对犯罪团伙构成的认知”……

采访中，一些警员也提到过今天常见的DNA侦办手段。然而当时这一技术手段在日本尚处于学院研究阶段，“这项技术真正得到应用是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后”。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5月至2002年2月间曾实施强奸杀人作案11起，杀死11人的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最后得以告破，正是得益于DNA技术的应用。

民众情绪会因为案情发展而产生变化。案件初期，民众给予了高度关注。当嫌犯开始在食品中投毒，民众的恐惧情绪迅速点燃，警方因此面临极大压力。或许因为该案没有导致人员伤亡和直接财产损失，民众转而对嫌犯有种莫名的欣赏。民众情绪的变化，很难说不是因为对警方迟迟未能破案的不满。有警员就曾坦言，“感觉民众在享受案犯华丽的作案手法”。

除非嫌犯自曝，就目前情势来看，格力高—森永案似乎一时半刻难以浮出水面。没有看到真相，并不代表此案没有回顾的必要。或者说，这次复盘并非挑起记忆的伤痛，而是揣着一颗平常心，对过去缺失的科学总结。